

冬日的景观

入冬以后，几场雪让人们仔细地品味到了冬季的模样。姹紫嫣红早已远去多时，留在街边路旁的是那些显得已有点呆板的树，落叶的与未落叶的，或者是一些只剩下枝杈的秃树，与行人一起瑟缩着。还好，即便再冷的天气，鸟儿都要出来溜达溜达，唱着小调儿，这使得我们在色彩单调的冬季，无疑平添了许多活力的元素。

当我在公园里漫步的时候，会偶尔在长椅上坐坐，看看那些与人们和谐相处的鸟儿——它们跳着啄食人们手里的食物，兴头来时，轻拍翅膀跃上人们的肩头，引得人哈哈大笑；还有一些鸟儿停在枝头左顾右盼，单调的树枝上，因了这些美丽的鸟儿的停留，迅即点缀出流动的风景。鸟儿落在哪棵树上，哪棵树便成为人们争相拍照的景观。更多的鸟盘旋于天空中，叽叽咕咕地说着话，温柔地似是在谈情说爱。

在寒冷的季节里，人们都愿意有活

泼好动的生命来为生活增添色彩。公园里的河流似乎在泛着一层薄薄的水雾，因为寒冷，水似乎都流得缓了。鸟儿们却不管天气变化，一样高歌、盘旋。

在小区里，鸟儿们也时常光临，有时你觉得它们好像是在操练什么队列呢。在两栋楼房之间，它们一会儿向左疾驰，一会儿又向右俯冲，队形不断翻转着：有时三队，有时两组，有时众鸟大集合，有时又有几只鸟成了编外成员，可不一会儿又融进了集体。我在下面呆呆地望着，就像摸不到天空的鸟儿一样，摸不着它们的思路。最好看的是它们的集体翻腾，当它们用腹部洁白的羽毛擦拭蓝天的时候，那种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。

冬日里，看到的最多的鸟儿还是麻雀，若是在夏天，这样的麻雀聚在一起肯定会发出恼人的噪声。可在冬天寂寂的背景里，任凭它们再怎么叽叽喳喳，都变成呢喃细语了。麻雀也爱集体行动，在这树上研讨一会儿，又呼啦一下飞到另一

棵树上晒太阳去了。也许是疏朗的枝条让它们欢欣雀跃吧，觉得每一棵树都是它们的地盘，每一棵都想尝尝占有的滋味，那是它们不愿说出来的秘密。

它们一起飞起来的样子非常漂亮，腾空起来时仿佛是一群小逗点，唰地一下又在另一棵树上落下来，上上下下地成了那棵树上的新树叶，但这些新树叶是会动的——不用风吹就会动，嘴里叽叽咕咕的鸟语，仿佛是在对新占领的地盘评头论足，不知道鸟儿们眼中的一棵树会是什么模样，这的确让人心生许多好奇啊！

这时，鸟儿们无疑成了花果，它们飞到哪棵树上，哪棵树便结满了花果。

有时候在人行道上也会偶遇三三两两的鸟，缓步游走着，或一跳一跳的，行人匆忙的脚步它们熟视无睹，即便是走到跟前，它们也没有躲闪的意思。让我们感谢鸟儿的信任，鸟儿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镜子——照着我们的善和我们的面容。

■袁恒雷

我的名字

■高珺玲

小时候，非常羡慕别人有好听、上口的名字，比如叫大全的，他似乎这辈子注定啥都有；叫有才的，估计这辈子就会满腹经纶，出口成章；叫香秀的，必是一个温婉可人的小家碧玉；叫木兰的，一听就是一员女将，英姿飒爽。后来大了些，读了琼瑶的书，又特别垂涎她笔下的人名，女孩子叫晓寒、雨薇，男孩子叫永琪、书桓……

这样关注别人的名字，实在是因为对自己的名字不甚满意。

我本名珺玲，但自上学开始，总是被老师同学误叫为“伶俐”，且至今如此，还经常被问道“你为什么叫伶俐呢？又好叫，又好记。”我只能报之一笑。

确实，我的名字有些拗口，尤其是“珺”字读第二声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有一次走在放学的路上，看到一堵围墙上用红漆刷着一排字，其中有“珺”字，而这个“珺”是跟在“琚”后面的，我默默记在心里，回家查了字典，方知这个“珺”字是“璠”的异体字。于是，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自作主张，悄悄地将名字改成“莉玲”，这样，名字的第二个字由第二声成了第四声，似乎响亮得多。这一改名，就是十多年，直到启用身份证。

于是，我填写正式表格时，不得不用回“珺玲”两个字。因为“珺”是异体字，给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比如，民航的电脑系统里没有这个字，因此，每次办理登机手续，我都必须拿着手写的登机牌去找航空公司盖章，于是更加不喜欢这个“麻烦”的名字了。

但是，人到中年，我倒开始喜欢这一名字了，一方面，固然是因为如今不管在民航还是在银行的字库里，“珺”字再也不是生僻字了；另一方面，这名字虽然拗口，却容易让人记住。

前段时间，我去新疆旅游，正沉醉在胡杨林美景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大喊“高总”，颇不以为意，连着又听到几声，仍然没有理会，接着，一个年轻人站在几步之遥的地方，笑吟吟看向我。我犹豫着同他握了握手，完全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。他可能看出我的疑惑，说：“我是小何呀，我以前以为你们公司施工的！”

哦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！大约十年前，小何作为技术员，曾在我们公司的一项工作中帮过忙。

“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！”我笑着对他说，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将近十年了，谢谢你还记得我！”

“当然记得！您是我们施工现场唯一的女同志，我们佩服您啦，私下里，我们都喊您‘女将军’！”再说了，您的名字多好听啊！后来，我有了女儿，还给她取了跟您一样的名字呢！我太太也说这名字好。您看，她们在那儿……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一个穿着粉色冲锋衣的孩子，五六岁的模样，正牵着妈妈的手，好奇地朝我们张望。

在那个同样叫“珺玲”的女童眼中，我看到自己过往的童真、过往的青春，在闪耀光芒。



被月光照亮

■周毓之

傍晚，在窗前站立片刻，闭上眼睛，心突然安静下来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想起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第一乐章。如此澄澈透明，此曲只应天上有。音乐家是如何将皎洁的月光，用符号转成音乐，让另一个时空的平凡的我瞬间抵达仙境？

处在另一个时空的苏轼，写下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让如水的月色凝固，定格：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”修辞学家也许会注意后两句使用了暗喻，而非“庭下如

积水空明”般的明喻：竹柏影如水中之藻荇交横。苏轼记下这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美时，大概不会顾及修辞，只是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感受。月色如此美好，如梦似幻，让人进入恍惚迷离的状态，在藻荇交横间迷失，跌入梦境。在梦里晃一会儿，才恍然大悟：原来是竹柏之影！

而此刻的我，在一个月色还未降临的傍晚，被自然、音乐、文学交织成的一抹月光照亮——如此温柔，如此圣洁。

小城修鞋匠

■黄玲玲

曾经那些补锅匠、铜匠、钻磨匠、箍桶匠似乎都消失了身影，补鞋匠却还在偏僻小巷里坚守着。有时走得好好的，鞋跟突然掉了，或者鞋子开了个口子，这么一点小毛病总不能把鞋扔掉，也不能光着脚在街上走不是？所以你就得满大街打听哪里有补鞋的。

小城几十万人口，想找到一个补鞋摊可得费点功夫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双新凉鞋，鞋跟很硬，脚步放得再轻，一挨着地面照样发出铁锤敲铜锣般的响声，弄得我恨不得踮起脚走路。我打听到牛肉一条街上有个修鞋的关大爷。那条街是个老街，除了两家牛肉馆生意兴隆外，其它的都显得冷清，窄巷两旁的香樟树年岁有些大，长得遮天蔽日，低矮的门脸都笼罩在一片浓荫里。一路问过去，才在一棵大树后看见关大爷。他看着80岁左右，戴着助听器，身上一件厚皮围裙沾满了胶水印迹。有两个人拿着孩子的运动鞋在给他比划，关大爷竖着耳朵听，不说话，等人

停下来了，他说：“开胶的地方能粘就粘，不能粘给你补上，明天这时候来拿。”说完让人把鞋子放下，又忙活手上的鞋去了。手上的一只鞋子在缝鞋机上走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他各种机器都上了油，擦得锃亮。缝鞋机旁边有一个小柜子，里面放着小工具，各色拉链鞋扣，各种底板和高矮不同的鞋跟，想要什么手一伸就能准确无误地拿到。

他接过我的鞋子看了看，说换个软底跟就行了，一顿忙活下来才收了几块钱。鞋子穿上后一点也不响了。一个婆婆提着饭盒从侧面的小巷子里出来，也不登台阶，将饭盒举起放在关大爷脚边，在台阶下的长条椅上坐下。关大爷用一块抹布使劲地擦了擦手，把饭盒放在膝盖上，对我又像是闲坐的人说：老了又不打牌又没地方可去，不找点事做，这人怎么待得住？

我穿上修好的鞋离开了，但我希望关大爷们能一直走下去，在众多消失的“匠”们中，给我们留一点念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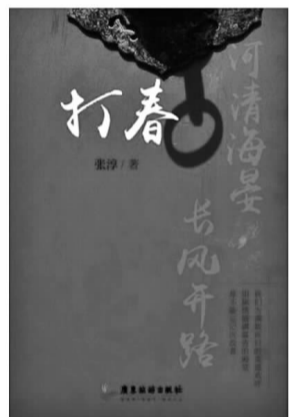
好书推荐



《我的真文字》

作者：徐冰
出版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简介：本书是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徐冰带有自传性的散文集。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数十年的艺术成长史，对于中西艺术的思考与反思，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个体的影响。本书分为两部分，分别记述了徐冰的成长经历与个人艺术探索之旅。书中还披露了大量珍贵图片，便于我们更细致全面地了解这位艺术家的生活与创作。



《打春》

作者：张淳
出版：广东旅游出版社

简介：《打春》选取了北宋前期作为历史横截面，以岭南大地为故事出发点，展现了千年之前广州地区宝舶云集的海上贸易盛况，也融入了北宋经济史中的典型素材，例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、世界上最早的市舶条例、宋钱在海外的影响等，还再现了古人的“有价证券交易所”等独特业态。

诗歌

子夜星光

陆应铸

春风秋月，暑往冬来，你从不打扰我
我能听到，你的片言只语，你的心声
我知道，在十万光年之外
漆黑的子夜，你通过星星和我说话
老屋已经拆除，满屋的欢声与哭泣
连同那棵沧桑的柿子树，不知所终
蚕豆花像粉蝶一般轻盈起舞
屋后竹林随风摇曳，童谣声声如梦
哪一个夜晚，不是波涛汹涌一泻千里
哪一片月光，不是遍体鳞伤泪流满面
所有的堤岸，都挡不住河流的心思
再长的桥梁，也抵达不了你的彼岸
你是我永远的忧伤，你归处
便是我出处
你终点正是我起点，我背着
你所有念想